

小心眼,喝了酒,又挨了老婆骂 那可是啥事都能干出来

门卫郑某一直有个心事,想把搭班的老臧赶走,让自己的老婆顶替。但是,一直没能如愿。

昨天清晨,他喝了点酒,把匕首刺向老臧夫妇。

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文/图



臧老先生被刺的腹部不停渗血。

【第一现场 公路局家属院门卫室】 鲜血流到40米外的家属楼

昨日8时10分,伏牛路与汝河路口西南角的公路局家属院门卫室。室内点点滴滴都是鲜血,还流到40米外的南家属楼门口。

特巡警二大队民警孙郑逊和宋天胤,一左一右架着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。

“就是刺死他,我也不后悔!”男子说着,找到一把带血的匕首。

随后,汝河路派出所马警官和宋警官赶到,把这名男子带走。

“他刚才拿了一把匕首,把正在值班的臧大爷和老伴捅伤。臧大爷护着老伴交给我们,他赤着脚跑着去派出所了。他可是个好人呀!”小区60多岁的王玉英老太太说。

赶到的急救人员,在屋内把倒地不省人事的臧家老太胡永远包扎好,抬到急救车上,火速离开。

【第二现场 省直三院急救室】 俩伤者左腹包着纱布不停渗血

省直三院的急救室内,65岁的臧顺安和老伴胡永远躺在病床上。两人的左腹,都被纱布包着,但血不停渗出,老太太已处于昏迷状态。

“刺我俩的人叫郑保德,和我都在公路局家属院当门卫,我俩每人半天。今天早上,我6点正式接班。可是他8点又回到门卫室,我问他来干啥,他二话不说,满身酒气,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匕首,对我肚子就刺,我老伴吓得就向一边躲,他又对着我老伴猛刺一刀,我就抱住他,让我老伴跑出去。”

臧顺安说,老伴跑出去后,他也跑出,大声喊着护老伴。

看到楼内跑出一大群人护住了老伴,臧才赤着脚,一口气跑到汝河路派出所报警,邻居也打了110。

2分钟后,特巡警孙郑逊赶到,把尚未跑掉的郑保德控制。

昨日上午,两位伤者被推进手术室手术。

大夫说,老太太伤势重,胃前臂损伤5厘米,肝损伤5厘米,有8厘米长的外伤口。

臧顺安有一个7厘米长的外伤口。老太太手术后被送进重症监护室,已构成重伤。

【第三现场 汝河路派出所】 他不让我高兴我也不让他高兴

臧顺安是3年前到这个小区当门卫的。

“我当时听说,我前边那位保安是被郑保德打走的。门卫每月工资850元,郑保德赶走那人,是想让他老婆干。但单位不同意,安排了我。”

因为郑保德常找臧的事,臧想办法去“巴结”他。

“过节时,我给他儿子压岁钱,我还让儿子和女婿请他去酒店吃饭,但这还是不行。”

昨日9时,在汝河路派出所,郑保德在讯问室内坐着。

“我就是喝酒了,我天天喝酒,他不让我高兴,我也不让他高兴!”

民警介绍,经讯问,郑早上回家后,因为喝酒与妻子吵架,妻子骂他只会喝酒,他一气之下,跑回门卫室,二话不说就刺伤臧顺安夫妇。“这个人心胸太狭窄了!”

线索提供 李红跃(稿费30元)

67659999

东区热线: 60955255

郑州晚报热线群: 27255753

27255753@qq.com

打电话 给稿费

十七岁少年的职业规划

十八岁再找工作
现在写小广告



多次被巡防员逮着的小飞(左)与另一位“胡喷”清除小广告。

昨日凌晨3时许,经八路巡防队队员程新伟巡逻到黄河路与经五路口,发现3个年轻人正忙着在地上喷小广告,抓住了其中的2人。

“我是第一次写小广告,放我走吧。”在值班室里,穿白色T恤的小伙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是第一次出来写小广告,另一个年龄稍小些的则不多说话。

看到队员胡东亮进来,穿白T恤的小伙突然不说话了。

据胡东亮介绍,小伙叫小飞(化名),今年17岁,两年半前就因为写小广告被经八路的巡防队员抓住过,后来又在经八路辖区抓住过五六次,他们已经是老相识了。

因为不到处罚年龄,每次被抓后只是写个检查,批评教育后就放了,这两年多被抓过三四十次。“我想好了,就干到18岁,到时候就找个工。”小飞说,“我经常看报纸和电视,到18岁就得受处罚了。”随后,队员买来稀释液体和铁刷,让两人把写上的小广告涂掉。

晚报记者 张璇/文 周雨/图 线索提供 李四信(稿费30元)

“黄牛”因不能开发票遇尴尬

前天,一位女顾客在郑州某大型商场偶遇了一伙“黄牛党”。

这位女顾客在该商场三楼看中了一款价格2100多元的包,正当她准备开单购买时,有陌生人过来找到她,说可以给她便宜些,双方商定好便宜价格,女顾客等着陌生人。

一会工夫,陌生人拿着她选购的包过来找她。由于不能开发票,所以女顾客不要这个包了。

陌生人拿着这款刚买不久的包要求退货,但是销售人员认为,他讲不出合理的退货理由,希望他能考虑考虑。陌生人却气势逼人,言语上开始攻击工作人员。

双方争执引来保安,保安一眼就看出这个退包的“消费者”是经常在商场里混迹的黄牛党,但是,无奈之下也只能让他正常退换货。

据商场工作人员介绍,每天都要发生几起黄牛党干扰正常经营的事情。在一高档手表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她还遭遇过黄牛党的恐吓。

利益链前端是收购代金券

“黄牛”利益链的最前端,是散落在街头的小店面,一间没有门窗的房子,只挂个小牌子,上面留有几个手机号。还有一种形式是街头小广告,上面写着高价回收代金券或卡,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交易。

记者找到一个小广告,电话拨通后,对方询问记者,是哪个商场的代金券?手头上有多少?一一答复后,对方告诉记者,1000元代金券收购900元,记者和他讨价还价,最后确定925元。记者询问,你们收这些代金券怎么处理啊,对方说买大件商品。

记者在多家商场了解到,顾客购买千元商品,一般通过他们可以便宜几十元,而万元的产品可以便宜百元左右。

顾客似乎能够得到一些实惠,但是这些黄牛党的利润却非常高,万元商品可以找差价500元左右。从收购代金券、卡到盯梢顾客再到完成交易,最后获得高额利润,黄牛党的链条已经非常完整。

目前我国对在商场倒券的“黄牛党”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。

记者采访几位商场管理人员,他们都呼吁出台一些地方法律法规,对商场内黄牛党进行管理,打击他们投机倒把行为,维护市场秩序。

晚报记者 董洪刚

糊涂的农民工

铁丝捆住包工头,3名农民工被拘留

昨日,本报报道了3名农民工,为讨要每人的900元工资,把小工头用铁丝捆住。

有网民看到后,称这是最牛的3名农民工。

昨日上午,3名农民工张群立、朱发强、朱松强,因涉嫌非法拘禁他人,被中原公安分局拘留5天。

昨日8时,记者赶到颍河路派出所,3名工人听说他们将被警方拘留,痛苦不已。

派出所指导员曹志刚说,经讯问得知,当时3名农民工干了几就不干了,问小工头赵河伟要钱。但大包工头一年都是收麦、收秋和春节时,集中三次发工资。赵河伟的确没有要到工资。

曹志刚说,赵河伟打了包票,一定给工钱。

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